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嬗变、风险与应对

吴娅琳

[摘要]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的战略性技术和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正在引发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变革和重塑，对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等产生深刻影响。在这一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注入新特性，呈现“共频”样态、“共情”意识、“共生”景象与“共融”趋势，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挑战。内隐渗透与意识形态侵蚀可能导致宣传环境的旋涡风险；拟态环境与信息遮蔽可能引发宣传阵地的“沼泽”风险；传播重构与对话区隔可能削弱宣传效能，导致“稀释”风险；文化围限与“空心”现象则可能使宣传内容陷入“物化”风险。基于此，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创新路径，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意识形态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①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入新发展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指基于算法、模型、规则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代码等技术，不同于传统人工智能的分析功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学习并生成具有逻辑的新内容^②。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尤其是以ChatGPT和DeepSeek为代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发生重大变革，在全球引发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渗透各领域的新浪潮，用户规模呈极速增长态势。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网络环境的日益复杂，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潜藏着诸多风险与负面效应。因此，深刻把握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发展的新特性，厘清其内在影响机理，增强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适应力、竞争力和生命力，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

^①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人民日报》2023年10月9日。

^② 参见《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http://www.cac.gov.cn/2023-04/11/c_1682854275475410.htm?eqid=ba6ec17f00015f46000000664368ddf。

一、爆红背后：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特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的战略性和革命性力量。多语言撰写充满想象力的诗歌、快速生成论文摘要、将一周大事写成新闻综述等，显示出生成式人工智能解决多种通用问题的能力。积极拥抱科学技术发展的有益成果，才能推动宣传工作创新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为其带来新发展。

（一）“共频”样态：内容供给丰富化与高效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内容供给高速、多样，供给效率超乎想象，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供给侧呈现出“与科技共鸣、与需求端共频”的样态。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完成包括即时聊天、撰写邮件或论文、编写代码、制作视频脚本文案和翻译等任务，与学习、工作内容紧密相关。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已渗入宣传内容生产等关键环节。例如，百度文库和百度网盘联合推出的“自由画布”支持对富媒体文档（互联网上以动态、多媒体形式呈现的信息文档）的一键分享和存储，覆盖从内容生产到内容消费的全流程。与传统人工智能产品更专注于某一垂直专业领域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超强内容生产能力使其适用于宣传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背后离不开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的支持。相较于传统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掌握的多元化海量数据使其拥有超大型知识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它也让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内容来源更加广泛，这将远远超过宣传工作者个体或群体的知识涉猎面，继而成为宣传内容的源头活水。加之技术不断迭代与优化升级，大语言模型使得生成式人工智能变得愈发智能、高效，进一步降低了用户使用门槛。例如，尝试给出几个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在十几秒内轻松写出有人物、有事件、有观点的几百字新闻稿，大幅提升了宣传作品的供给速度。

（二）“共情”意识：信息分发精准化与智能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高度智能化特征，能够在传播过程中产生并催发“共情”意识，使宣传内容分发更加精准化与效能化。人们在反复提问、追问的“接龙”训练中与智能工具即时互动，并获取有效信息。与搜索引擎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多领域展现出更为贴近人类水平的性能，如高精度智能问答系统、高级情感分析、上下文感知机器翻译和个性化智能推荐系统等应用实例^①。譬如，面对情绪不好、压力很大等提问能快速生成情感安慰、解决办法、细节关怀等回答。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需求侧看，生成式人工智能依托强大的数据训练和语言模型能够满足用户的个性化与差异化需求，同时依靠数智技术的分析和挖掘为宣传思想工作提供宝贵的指导和参考。生成式人工智能极大推动了宣传内容的精准分发对接，低延时、高效率，节约反复检索的时间成本，同时在生产与分发过程中过滤掉繁杂冗余的信息。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识别文本

^① 参见《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技术发展研究报告（2024）》，<https://www.estc.org.cn/info/1081/251644.htm>。

中的隐含情感倾向、整合用户的历史行为和偏好等多源知识，让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供给侧和需求侧对接的效能化凸显，在此过程中捕捉分析用户群体的“瞬间情绪”，追踪宣传思想内容的传播规律，进而预判群体心理和行为变化，以此进一步指导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提升舆情监测和思想引导的效果，使得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效能更高。

（三）“共生”景象：传播范式全景化和立体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速了“人际传播”到“人机传播”的跨越，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触角”不断延展，融入工作学习、人际交往、生活方式的全方位领域，呈现“共生”景象，助推形成人机协同、时空交互、跨界共享的传播新范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传播能力和技术能力将表现出高度的交互性和扩展性，并陆续整合更多的应用和领域。因此，广连接、多形态、全景化的传播，使智能生成内容的触角无限延伸，在即时信息满足过程中不断增进人机交互信任。就用户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让其成为学习工作上的好帮手，“人性化”的逻辑和思考能力也让其成为生活中的得力工具，并能在互动交流中形成对其的依赖感。人工智能构造了全方位的信息场景，人们通过“环境-身体-意识”的感知体验和情感共振实现价值认同。由此可以预见，生成式人工智能将逐渐成为人们学习工作、文娱生活、交往互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而更深入地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赋能。在人工智能影响下，个人和群体成长、发展的全维度都将成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对象和抓手，并使工作模式更加全程化和立体化。

（四）“共融”趋势：宣传场域一体化与协同化

当前，国内外生成式人工智能竞相发展，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多场景应用进程不断加快。在人工智能时代语境下，以智能传播主导的超时空全球化的传播格局，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也愈发呈现“共融”趋势，包括主体、客体、介质和环境之间的一体化和协同化。以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为例，未来的大模型可能具备跨语言、跨领域的自适应和迁移学习能力^①。以数据、算力与算法为基础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形塑着新的传播格局，在促进宣传场域一体化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从主体层面来看，宣传、文化和其他部门能够进一步融合，共同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发挥作用，催生出主体部门与人员的协同优势。从客体层面来看，工作对象不再是单一的信息接收方，而是成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主体的一部分，在传播场域中个体主观能动性增强，主、客体对象化区分更加式微。从介质层面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打破了传统宣传媒介的局限性，能够把多种生活、工作应用工具和资源进行融合，在不同介质中浸润式地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从场域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则是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扩大到整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场域中，不再局限于时间和空间维度，而是扩展到个体、群体与社会相互联系影响的全场域。从质效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助于打造超高清、超高速的信息传播通道，形成精准化的信息交互并构建一体化的传播体系，让宣传生态圈无限延伸、拓展。

^① 参见《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技术发展研究报告（2024）》，<https://www.cstc.org.cn/info/1081/251644.htm>。

二、杜隙防微：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隐忧

新时代新征程，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已然来临，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工作面临新形势和新任务。自2022年年底OpenAI发布的ChatGPT到2025年1月DeepSeek的R1模型发布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呈现井喷式发展，愈益成为宣传思想工作不可忽视的重要阵地。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宣传思想工作带来了新引擎，但其使用是利弊并存的，需要我们深刻把握发展态势和规律，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

（一）宣传环境的旋涡风险：内隐渗透与意识形态侵蚀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在深刻重塑意识形态交锋的格局。生成式人工智能“天生”的倾向性不容小觑，要谨防西方数字霸权主义倾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剧了多元思潮和意识形态竞争，将形成“价值—话语—实践”三重向度风险，让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引导力不强、信任消解的风险和困境。

第一，高速、全景、隐蔽的内容生成使宣传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宣传工作将最大程度地直面意识形态领域这场“无声且激烈的较量”。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面向受众提供的智能生成内容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数据本身和来源渠道等方面的原生风险，以及算法模型生成与调优过程中所依赖的“人类反馈”，都将放大偏离主流价值的导向。作为西方话语体系代表的人工智能，ChatGPT使用的英语数据明显偏多，会加剧意识形态偏见。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的全球竞争已趋白热化，相较于国际英文公开数据集，国内高质量数据集还存在较大差距，数据完整性、精确性不足，模型训练效果并不理想。

第二，传统意识形态的话语主体往往是具象的，话语表达会让人有“距离感”。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内隐式的“对话”形成意识形态话语，其言说方式是不断递进补充、探索挖掘的问答过程，“承认短板”和“不高高在上”的话语风格让用户平添了更多信任。譬如，在面对错误或不合理问题时，DeepSeek会拒绝回答，反而让对话互动更加“零距离”。

第三，行为实践是意识形态的现实旨归，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向度。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必将越来越深地介入现实情境，青年人会逐渐让渡思考力、判断力和实践力，出现行为实践的迷思。“旋涡”常被喻为使人不能自脱的境地。作为数字技术的主流用户和未来的潜在推动者，Z世代（指1995年—2009年间出生的人，也被称为“网络世代”）青年思想尚不成熟稳定，在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形成使用依赖中很容易受其负面影响，因而成为敌对势力进行渗透分化的重点人群。青年是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对象，尤其要警惕人机交互中的意识形态渗透和不易察觉的内隐规训，避免卷入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旋涡。

（二）宣传阵地的“沼泽”风险：拟态环境与信息遮蔽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构建的虚拟环境中，容易遮蔽原始数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全面性，容

易陷入内容被断章取义、发生文化冲突等信息“沼泽”，进而让宣传阵地陷入“沼泽”模式。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出现以来就存在“幻觉”问题^①，纯粹通过技术手段消除虚假信息的前景并不乐观。

第一，从后真相主义视角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形塑了后真相的语境，容易使用户以“避重就轻”的原则来应对事实。在此场域中，虚假信息将进一步深化结构性难题，潜在地成为“有毒甚至武器化”信息输出的通道，宣传阵地容易进入信息“乱流”区。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高速、大量地自动生成内容，也能在短时间内让传播空间充斥着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作为全场域传播工具极易被恶意利用而形成舆情事件。譬如，近年的俄乌冲突中，深度学习的虚假宣传、社交机器人的舆情控制等被广泛应用，使人们如置身“迷雾”，难识“庐山真面目”。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具备良好的内容生成能力，超越了传统的人工智能，但“深伪技术”编出的内容往往真伪难辨，来源不明的虚假信息随时可能成为舆论爆点，加剧网络谣言的爆发式、裂变式传播。面对此情况，如果用户缺乏对信息的审思，那将毫无“招架之力”，进而影响价值判断和行为习惯。据报道，我国已出现多起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炮制虚假不实信息的案件并被相关部门侦破的情况^②。

第二，从内容应用和信息治理角度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应用场景传递的信息相对隐私化，并实现内容的“私人订制”，原有的“把关”方式会失灵，宣传阵地易进入信息“盲区”。在算法逻辑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其背后是“黑盒”结构，无法确切分解其算法逻辑，这就造成舆情信息治理时事实核查能力天然缺失、传统屏蔽关键词或话题的技术手段可能失效的后果。网络舆情和信息数字治理能力急需提升，避免宣传阵地进入沼泽区。从内容到平台的“把关转移”成为现实需要，深度的参与体验、数据信息的全景筛查和语言模型的技术逻辑成为全方位监管的前提。此外，还要警惕生成式人工智能给用户带来的“辅助”和“替代”错位认知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内容剽窃、学术诚信等科学伦理、法律和道德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影响作为“易感”人群的青年，使他们对新技术产生依赖式信任并极易产生风险，这将对宣传思想工作产生极大冲击。

（三）宣传效能的稀释风险：传播重构与对话区隔

“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有限的地方性场景中“剥离出来”，从而能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③。互联网为“脱域”提供可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形成的新传播场域中，人机“对话”的传播过程将消解“在场”信任机制，进而引发宣传效能稀释的风险。

^①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幻觉”：指生成式人工智能创造出看似合理、逻辑自洽，但实际上不正确或不准确的信息。参见《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https://www.cnnic.cn/n4/2024/1201/c208-11166.html>。

^② 参见《“有图有真相”？AI软件炮制网络谣言只为赚流量公安部重拳出击》，https://m.gmw.cn/2023-07/31/content_1303462005.htm。

^③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8页。

第一，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传播语境下，“联合信息生产”“信息共建”模态造就了人机交互共存、一人一传播空间、“万人万面”传播样态的局面，重构了传播关系和宣传场域。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话”空间中，受众转变为信息的寻求者、获得者、生成者，信息传递主体未必是“人”，用户变成信息生成、传播的重要节点，比以往拥有更多主动权和话语权。无论何时何地，生成式人工智能均能模仿人类语言和感情与用户对话。跨时空的信息交互和需求满足，使得宣传场域变得更加便捷化、个性化和私密化。生成式人工智能“脱域式”的信息生成、传播、接收链条，远离了人类控制和理解的环境，其过程中的失准、失真、失范情况会放大虚拟与现实间的矛盾，让用户面临信任焦虑、认知紧张和行为错位等风险。

第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构建的“赛博空间”隐化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在场”效能。德国媒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认为，媒介技术“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控制人的肌肉，还接管了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官能”^①。“脱域式陪伴”重构了新的社交关系，生成式人工智能除了可以生成作业、论文、诗歌、图片，还可以成为人们的倾诉对象和亲密“树洞”，增强互动中的亲密感、满足感。与此同时，出于对新技术的天然好感、对主流媒体的刻板印象和对事件判断的首因效应，人们更容易将关注度由官方媒体转向智能媒体，导致既有宣传效能被弱化。

面对智能生成内容对人们的全面、深刻影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固有模式将被打破，原有的传播话语体系如不及时转型，线下宣传活动以及线上官网、微信、微博等传播平台的吸引力会降低，将导致宣传质量和效果难以跟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脚步。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其功能和潜能尚未全部释放，未来将对宣传方式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提出更大的挑战。

（四）宣传内容的物化风险：文化囿限与“空心”现象

在数字全球化时代，西方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使消费主义文化得以进一步蔓延，呈现文化中心化趋势，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空间形成挤压。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在振奋民族精神、维系国家认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建设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一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看，如果过于依赖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导致宣传内容物化以及文化建设表面化、形式化的“空心”局限，进而使文化建设囿于困局。

第一，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生成和供给来看，西方价值观主导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明显带有“重物质文化、轻精神文化”的色彩。生成式人工智能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它要依靠基数庞大的文本数据库，还要对其加以训练形成有效的语言模型。越是先进强大的算法，越要依赖训练数据的精度和广度。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工具显然无法做到原创性的知识发现，仅能在拥有海量数据后，对一般问题给出比较有逻辑的解答，从数据到算法都缺乏核心的文化“理解力”和

^① [德]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7页。

“解释力”。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处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方面的数据时，往往存在载量不同的情况，对一些国别的文化内容供给远远不够。

第二，从文化囿限的影响机理来看，文化内容供给的失衡会造成人们在空虚乏味的人工智能文化环境中出现感知力钝化情形。波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也是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①。大量知识性、常识性、娱乐性等智能生成内容获得较多的关注度和较高的用户黏性，直接导致宣传内容供给产出的结构失衡。在纷繁多样的数字信息中，如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品供给不足，就会让广大用户产生文化感知钝化和物化的倾向。也许文字工作可以被智能生成替代，但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却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这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核心密钥，更是文化建设亟须重视的痛点和关键点。

青年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对宣传工作来说，加快、加大优质数字文化作品供给，更好满足青年群体文化生活需求迫在眉睫。人工智能的发展势头不可阻挡，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传统优势同技术发展高度融合，让优质文化作品保持内生力、感染力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破圈而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创新路径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时代大潮，要反思和辨析传统工作方法，将数智化思维贯穿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过程，直面人工智能与数字空间新战场，真正做到顺势出击、抢占先机，全面挺进主战场，化“变量”为“增量”，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一）固本：技术祛魅，强化价值引领，保持政治定力

技术祛魅要做到对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消解，即揭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发展演进的本质规律。政治引领是其目标指向。新技术时代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守牢政治立场，避免“人机系统的领导转交给了机器”^②。科技创新渗透着价值关系，人工智能也不例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才能走向强大而美好的未来。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火表明人工智能技术的明显突破，其背后是未来人工智能生产领域“强者更强”的发展逻辑。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本质是数字化双边市场的具象化，其形成与运行机制也是基于数字传播。凡事预则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和场景应用中，必须强化价值引领，才能保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政治定力、发展活力。

① [法]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2页。

②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60页。

从人类主义视角看，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认知工具，数据库和智能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也体现一定的价值意蕴。一方面，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者，面对智能生成内容的超强生产能力，宣传工作必须坚持政治安全为根本，要发挥宣传教育优势，善于用主流价值引导用户驾驭“算法”，真正将其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和创新参与者，相关主体要发挥学科、智力、人才优势，保障预训练数据来源的合理合法，同时加强智能算法、数据训练和语言模型等技术方面创新，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跑出加速度，巩固主流意识形态主体地位，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权和主导力。在实践中，只有价值引领、道德伦理与技术应用“三位一体”的协同推进，才能更好地开创、拥抱和应对人工智能生产内容“新纪元”。

（二）培元：信息降噪，壮大主流舆论，激活阵地效能

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以强信心为重点加强正面宣传，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网络复杂多变，传播技术、方法和手段更加多样，需要从内容供给、素养培育、管理治理等方面转变思路，进一步增强宣传阵地管理建设，壮大主流舆论生态圈。

一是以战略思维把握主动，用内容沉淀主流。要将人工智能技术与以人为本有机融合起来，放眼未来、顺应大势，让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宣传领域。要搭乘新技术的快车，抢占智能新赛道，加快内容供给、丰富优质内容、汇聚资源力量，以提升宣传效能、赢得更大优势。要聚焦受众群体所想所需，做强做大暖人心、强信心的网络宣传，办出特色品牌，丰富青年生活，让主流内容在网络空间成为“真主流”。二是以系统思维守正创新，用教育净化技术。智能生成内容的真实与否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得以健康生存、发展的试金石。面对大量庞杂的信息，要有“澄明”的过程，以达到无遮蔽状态，祛除信息魅惑。要前置人工智能素养培育，加强用户对网络舆论、生成信息的判断力和领悟力，尤其是具备审慎明辨智能内容以及质疑、评估和选择信息的能力，筑牢网络阵地的思想防线。三是以法治思维守牢底线，提高依法管理治理能力。2023年8月，我国首个国家级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管文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施行，其中指出“国家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新发展”^①，为管好用好人工智能新技术提供了指南。2025年3月，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宣传思想工作更要守牢安全防线，增强“人机合作治理”能力和建设网络信息应急机制，进一步巩固网络阵地。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协同技术、教育等力量来有效运用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手段，提高在研发、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过程中的服务能力和治理水平，加强思想、技术和法律方面的宣传教育和智慧把关。

^①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http://www.cac.gov.cn/2023-07/13/c_1690898327029107.htm。

（三）铸魂：信源补缺，丰盈文化供给，厚植内生动力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①要抓好文化这一牵引，让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盈文化供给，坚定文化自信，厚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内生动力。有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来自世界不同民族的使用者能跨越语言障碍“看见更大的世界”。2024年3月，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面向海外青年推出《自古英雄出少年之哪吒传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改编剧本、配音配乐、塑造人物形象，向全球展现了中华传统价值观中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角度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望形塑一体化的国际传播场域和国际文化交流平台，在拓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场域的同时，也有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一是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味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据库，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大语言模型，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更充分、更精准的知识信息和语言体系，让数据源头、智能算法、内容生成和传播等全链条更有“文化气息”，实现传统文化的技术表达，让技术更有文化价值。比如，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自然语言处理与社会人文计算研究中心就研发了中文诗歌生成系统“九歌”。二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用户群体的趋向爱好和个体需求，更精准地进行宣传推广，同时有效地与智媒相结合完成深度学习，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学的互动性、趣味性，并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二次创新。三是要在新技术影响下的文化宣传语境中，理解人机交互模式、读懂语言处理模型、探索人机协同应用场景，做好智媒时代面向青年群体优质文化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未来，要发挥科技创新、文化育人优势，助力人工智能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明大放异彩，更自信地走出国门、走向国际。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聚焦新的文化使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主动作为，也将大有可为。哔哩哔哩视频网站数据显示，每个月有超过8000万用户在该平台观看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的内容^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黏性用户对新技术更加开放、敏锐，在参与人工智能创新事业中也能充分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感召力。建议宣传文化等部门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化创新与传承中的重要助推作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粉丝”多起来。

（四）育人：对话升维，建强工作队伍，推进话语升级转型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对话空间不断拓展更迭，二元“现实场域+网络场域”互联互通、边界共融，更加迈向全天候、全时段、全场域。话语体系是传播思想的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1页。

^② 参见《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https://www.cnnic.cn/n4/2024/1201/c208-11166.html>。

载体，是网络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媒介内容。要强化工作队伍建设，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成效，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宣传思想工作话语升级转型。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除了依靠政策和平台力量，宣传教育必不可少^①。

一是宣传思想文化建设主体要应时而上，主动“先为”，增强话语表达方式的吸引力和“鲜活度”。深度学习模型让传播分众化，要推进宣传内容、媒介资源、人才队伍力量整合，让话语与时俱进，提升话语权重、拓展话语辐射、强化精准传播，扩大主流价值话语版图^②；改变以往单向输出、宏大叙事的话语，避免宣传思想工作处于“失语”“失声”状态，要善用技术讲深讲活话语，把握好宣传“变”与“不变”的规律，增强宣传话语传播效能。二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要发挥“在场”优势，善于“优为”，把握好人工智能时代宣传对象的现实需求，让话语对象化、新鲜化。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遮蔽性隐去了用户的现实身份，智能生成内容的即时性、个性化、超时空化使人们在语义理解、情感认同等方面大幅减弱，要将网络与现实贯通，回应情绪、情感和实际需要，将话语讲到心坎上，才能让宣传工作提质增效。三是尤其要把握话语内容的核心，敢于作为，汇聚合力增强引导力，站在价值与认知层面把握好话语导向，强化与智能工具进行良好沟通的数字素养。2024年12月，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强调要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人与技术、社会的关系，推动规模化教师供给等^③。生成式人工智能改变了传统宣传教育“言说”过程，话语主体要注重话语的创新，聚焦增强人的创新能力、认知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实现多样化、精准化宣传教育。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有效引领要通过话语升级转型而实现，要着力探索数智时代育人创新路径。

总之，宣传思想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任重道远。生成式人工智能加速了文化多样化、社会网络化的发展大势，发展机遇与困难挑战并存，必须与新时代新趋向新发展接轨、以新技术之力化解新矛盾新风险，展现新气象新作为。处在智能革命的风口，面向思想有活力、创新有潜力的人群，宣传思想工作唯有继续迈向创新，协同推进思想舆论、文明文化、内宣外宣和网上网下发展，广泛凝聚思想和力量，才能真正“破圈而出”。

（吴娅琳系东华大学党委宣传部讲师）

[责任编辑：张婷]

① 参见《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https://www.cnnic.cn/n4/2024/1201/c208-11166.html>。

② 参见骆郁廷、余杰：《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贯通》，《探索》2023年第6期。

③ 参见《部署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412/t20241202_1165500.html。